



在創辦《華字日報》之初，陳言承諾為讀者提供廣博全面、近時及真確的優質新聞。該報對 1874 年日軍侵佔台灣的報導，最能體現陳言對新聞質素的追求。是次軍事衝突發生於 4 月間，日本政府以代琉球懲治生番為由進攻台灣番社。¹ 事件引起陸港兩地報館爭相報導，激發一場新聞競賽。本章先分析《華字日報》對日軍侵台事件的報導，然後比較它與《申報》的表現，最後交代陳言在戰事期間的特別遭遇。

《華字日報》的報導特色

《華字日報》對日軍侵台的報導呈現三大特色：其一、陳言在日本醞釀出兵初期已有察覺，並在報上作出適時預告；其二、他設法取得內幕資料，讓讀者得知事件的第一手資訊；最後，他親自前往台灣進行採訪，將現場最新消息公諸於世。

1871 年 12 月，一艘琉球船隻因風暴漂流到台灣東南岸，船上 60 名漂民遇上生番，54 人遭殺害，其餘各人獲得當地漢人救助，被送到台灣府後，最後經福州琉球館安排回國。「琉球漂民」事件成為 1874 年日本出兵台灣，懲治生番的借口。下表簡述是次軍事衝突的發生經過：

1874 年	事件
4 月 27 日	日軍首批 270 名士兵正式從日本出發，其餘於 5 月 2 日陸續啟程。 ²
4 月 28 日	日軍中將西鄉從道（1843-1902）向台灣府發出照會，聲稱 54 名琉球船民遭生番殺害，他受日本政府之命對肇事生番「稍示懲儆」。
5 月 7 日	兩艘日本火輪船駛至台灣琅瑤港口停泊，20 名洋人及 800 多名日軍登岸。 ³
5 月 14 日	總理衙門向清廷匯報日軍侵台消息，清廷命沈葆楨赴台查看。
5 月 22 日	日軍對石門生番發動攻擊，擊斃包括牡丹社頭目在內的 12 名生番。 ⁴
5 月 29 日	正式委任沈葆楨為「欽差辦理台灣等處海防」，有權節制福建省各官員。
6 月 2 日	日軍集結約 2,400 名士兵分三路進攻番社，生番不敢逃散。日軍焚毀牡丹社、高士佛社、加芝成社和竹仔社等各處，並屯踞於牡丹社。
6 月 3 日	沈葆楨提出聯外交、儲利器、儲人材、通消息等四項措施應對日軍行動。他同時要求清廷調派黎兆棠赴台協助防務。沈氏於 6 月 17 日抵台。 ⁵
6 月 21 日	沈葆楨派下屬潘霽（1862-1894）和夏獻綸（?-1879）與西鄉會面，並要求日軍退兵，西鄉聲稱要請示日本政府。
7 月 25 日	清廷接納李鴻章建議，決定派出由唐定奎（1833-1889）率領的 6,500 名鐵甲兵赴台，大軍於 9 月 26 日在鳳山縣登岸。 ⁶
8 月初	台灣發生嚴重疫症，不少日軍受到感染，死者眾多。疫情至 11 月仍未受控，沈葆楨稱日軍歸心似箭。 ⁷
8 月 19 日	日本全權辦理大臣大久保利通（1830-1878）到達上海，與清廷官員談判如何處理日軍在台問題。 ⁸
10 月 31 日	中日政府在英國公使威妥瑪（Thomas F. Wade, 1818-1895）調停下達成《互換條約》。中方應允賠償 500,000 兩，日軍承諾於 12 月 20 日前離開台灣。 ⁹

日軍侵台事件有幾點特別之處。首先，中國一向不承認琉球屬日本藩國，日本代琉球出兵懲治台灣生番，¹⁰意欲迫使中國接受其為琉球宗主國。其次，清廷對日軍侵台反應緩慢。香港和內地報章從 4 月開始已陸續報導相關消息，李鴻章亦多次向總理衙門提出日本有攻擊台灣意圖，¹¹但清廷到 5 月 14 日才下令沈葆楨赴台偵查。沈氏認為台灣守軍難以應戰，¹²需待唐定奎軍隊支援。唐軍至 9 月底才抵達，其時和談已然展開，中日軍隊從未接戰。再其次，日本軍隊

受到疫症困擾，士無鬥志。清廷也缺乏抗衡日本的信心，寧願賠償日本軍費，破財消災。

早着先機的報導

陳言一向關注日本的維新運動，連帶所及，對日軍侵台的舉動亦早有警惕。他在日本醞釀出兵初期，已多番在報上作出預示。

1873 年 3 月 21 日，日本使臣副島種臣（1828-1905）啟程赴華，¹³準備與清廷互換《中日修好條規》條約。3 月 28 日，陳言引述日本某日報消息說，日本遣使來華，除互換和約外，更打算為琉球追討台灣生番殺人的責任。日本公使的要求可能令清廷陷於兩難，原因是生番居所隱秘，不易追查，但假如清廷拒絕有關要求的話，又不免影響兩國關係。¹⁴日本以琉球宗主國自居，欲為琉球船民詰責中國的消息觸動陳言。4 月 2 日的《華字日報》刊文指，琉球自古向中國進貢，¹⁵清朝開國之初，琉球率先歸附，無疑為中國藩屬。琉球船民在台灣遇害，應由中國撫恤，不容日本置喙。日本派遣使臣到中國內地相詰，無端生隙，似有欺負中國之嫌。¹⁶陳言刊出此文，特意從歷史角度考察中國與琉球的藩屬關係，希望一正外界視聽。

1873 年 5 月 9 日，陳言再提到另一則日使訪華的消息，說日本京都某日報主筆最近致函向美國報館表示，日本政府將派遣使臣到中國大陸索取台灣，令其歸入日本版圖。陳言不太相信該宗新聞，認為「殆好事者之傳聞歟」。¹⁷事實上，該名主筆的消息並非空穴來風，據副島種臣所記，他的中國之行是「使清人甘讓生番之地，開疆地、得民心」。¹⁸9 月 1 日，陳言再轉錄日本報紙消息指，日本駐中國領事對外表示，琉球雖然長期納貢於中國，但中國政府對琉球事務素不理會，日本才是琉球的真正宗主國。陳言反駁說，若琉球遭外侮而向中國求助，中國必會遣使協助琉球處理問題，日本領事

不應散播失實言論。¹⁹

日本有意向中國尋釁的新聞，時任上海江關道沈葆楨也有所聞，²⁰他曾知會李鴻章相關報導，但李氏認為清廷已要求閩省督撫查辦生番殺人之事，不相信日本政府會挑起事端。他更對福建巡撫王凱泰（1823-1875）說：「誠如尊論，新聞紙所刊中外交涉事件，非私意揣度，即虛聲恫喝，大抵皆無識華人為之播弄，固不足深論也。」²¹李鴻章專辦洋務，亦稱辦報者為「無識華人」，可見官員們對當時報紙的印象。副島種臣與李鴻章會面之時，並未談及生番戕害琉球人之事，副島會後卻派隨員柳原前光（1850-1894）到總理衙門詰問。官員毛昶熙（1817-1882）向柳原解釋，生番乃是化外野蠻，極難治理。柳原表示，中方既然不打算採取行動，日本政府會自行處理。²²毛氏以為日本不過是「擬遣人赴生番處說話各情」、「其意皆非為用兵」，並未意會到日本有出兵之意。²³總理衙門官員的回應，正中日本政府的下懷，令他們的侵台計劃再無顧忌。

副島種臣回國後，開始籌劃出兵台灣的軍事行動。當時日本國內發生所謂「征韓論」的爭議，事件亦成為日本出兵台灣的導火線。²⁴1874年3月23日，陳言在《華字日報》報導說，副島向朝廷提出兩項對外方略，一是進攻台灣生番，二是出兵韓國。朝中官員大多認為，韓國軍備充實，若真正與其開戰，可能難以馬上取勝；反之，台灣防守薄弱，日軍必能迅速制勝，到時軍隊凱旋歸國，既可振奮人心，亦可消弭國內軍民對討伐韓國的躁動。²⁵事情發展至此，陳言對日本出兵台灣之舉已然有所警惕。

4月4日，日本政府任西鄉從道為陸軍中將及台灣番地事務都督，準備率兵前赴台灣。8日，陳言在《華字日報》引述消息說，日本宰臣於3月31日召集軍隊，在校場上頒諭，指台灣生番啟釁尋怨、劫掠貨財、戕賊人命，下令軍隊同聲敵愾，為死者洗冤。日本

政府準備派出三艘戰艦及15,000名軍兵前赴台灣。陳言評論說：

且台灣一島，久已逮于中國版圖，便果梗命不化，胡弗先請中國使革其頑蒙，順其性命，亦可見於中國，得盡友誼之誠，而又不失為忠恕之道。²⁶

他更認為日本出兵並不理智，徒耗巨大財帛，最後更可能激發內亂。陳言雖然佩服日本的改革措施，但在維護國家主權上表現堅定。

陳言得悉日軍出兵的消息後，轉而留意列強對事件的反應。1874年5月2日，他引述日本某報消息指，美國是現時唯一支持日本攻擊台灣的國家，俄國已表態反對，其他列強亦將跟隨俄國的決定。該日本報紙更揭露有美國官員參與日軍行動：

且美國不止下民從其效力也，官員尚有從之，前任美國之台灣領事李珍大將軍後見用於日本國，遂至辭職，聞是役之興，是其主謀，今竟為之效命焉。²⁷

李珍大（Charles W. L. Gendre, 1830-1899，亦有譯作李仙得）原為美國駐廈門領事，兼管台灣事務。1872年11月伊始，他向日本政府呈交數十份關於台灣的「覺書」（即備忘錄），分析侵略台灣的軍事及外交部署，²⁸實際是事件的幕後軍師。

及後，陳言再連續多期報導李珍大的消息。5月4日的一期說，李珍大已獲日本政府委任為日軍侵台參贊，並得到日皇接見，授予最高榮譽象徵的佩劍。²⁹8日的報導指，美國公使近日曉諭在日僑民，不准以船隻或其他方式參與日軍攻台行動，矛頭似乎指向李珍大。11日的報導再跟進說，美國公使已札飭李珍大撤任內調，不准

他繼續效力日本政府。³⁰ 美國政府不支持攻擊台灣的態度，³¹ 對日本出兵的行動帶來衝擊。日本政府曾命西鄉暫停出兵，西鄉卻一意孤行。日本政府內部的矛盾，造成對外訊息混亂，《華字日報》及《申報》皆曾報導日本停止出兵的消息，³² 其實日軍的先頭部隊已於5月初抵達台灣。

從以上報導可見，陳言自1873年初已留意日本政府的對華動向，對日本公使來華、琉球主權言論、「征韓論」、日軍督師情況，以及李珍大等的消息，皆能作出適時報導，反映其敏銳的新聞觸覺，顯見並非「無識華人」。反之，清廷對事件反應遲緩，總理衙門到5月14日才向軍機處匯報日軍侵台事件，軍機處訓斥閩浙總督李鶴年（1827-1890）「於此等重大事件，至今未見奏報」。³³ 陳言身處香港一隅，所得訊息比福建官方更為迅捷，清廷情報系統的缺陷，可見一斑。

第一手消息

1874年4月後，日本出軍赴台灣的消息傳得沸騰，中外報紙競相報導。其時陸港兩地的報館規模及資源有限，難以派遣記者進行現場採訪，官府亦不會主動發佈新聞，更視內部公文為國家機密。陳言在此場新聞競賽中突圍而出，善用他的個人資源，取得第一手消息，讓公眾得知事態最新發展，體現他所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新聞理念。

5月8日的《華字日報》曾報導美國公使對其僑民發出的曉諭，後來陳言得到曉諭的全部內容，並在6月9日的報上譯錄原文：

日本近有侵犯台灣之舉，而台灣原屬中國土宇，故特行照會。……凡美國人概不得相助日本國，以傷中美兩國和好，而

所為之事，亦當按美國條例以及中美和約恪守而行為。此示諭汝等，若有故違，即非美國子民，我美國斷不保護。

該份曉諭立場清晰，承認台灣屬中國領土，不容許美國人參與攻擊台灣的行動。陳言在翌日的報紙交代文件來源說：「其曉諭本館係由官憲處鈔出，確無疑異」，³⁴ 可見他借助人脈關係，從官方渠道抄得曉諭內容，讓讀者得窺全豹。

5月14日，總理衙門向清廷提議派員前赴台灣處理日軍事件。軍機處同日發出〈廷寄〉，指「生番地方，本係中國轄境，豈容日本窺伺」，並下旨：

着派沈葆楨帶領輪船兵弁，以巡閱為名，前往台灣生番一帶察看，不動聲色，相機籌辦。應如何調撥兵弁之處，着會商文煜（?-1884）、李鶴年及提督羅大春（1833-1890）等，酌量調撥。³⁵

該份〈廷寄〉上諭揭示清廷應對日軍侵台的策略，它不欲開啟戰釁，所以令沈葆楨不動聲色，前往台灣查察。但為防一旦開戰，軍機處同時指示閩省官員作出戒備，準備隨時支援沈氏。在生番問題上，軍機處囑咐沈葆楨聯絡生番頭目，設法撫綏駕馭，令其為朝廷所用，共同捍衛外敵入侵。

〈廷寄〉為軍機處發給外省官員的皇帝密諭，屬高度機密文件，具嚴格的保密程序，外省官員收到〈廷寄〉後，必須在內署封存，不得外傳。³⁶ 然而，這份5月14日〈廷寄〉的英文翻譯，卻出現在6月24日的《德臣西報》之上，報紙指消息來自福州聯絡員。³⁷ 翌日（6月25日）的《華字日報》隨即刊出〈廷寄〉全文，同樣標示「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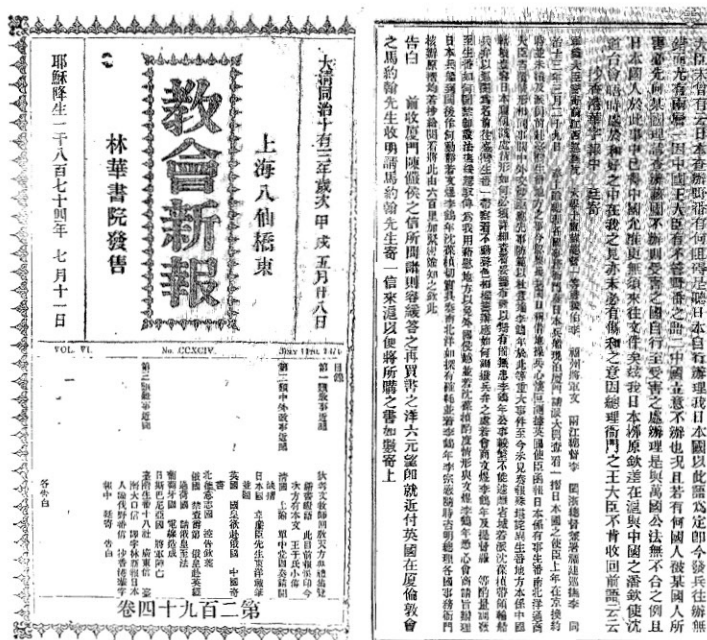
台灣實地報導

陳言在採訪日軍侵台的工作上續有新猷。他於7月底離開香港，先赴廈門再到台灣，並把在廈門及台灣的訪聞報告寄回香港，讓《德臣西報》及《華字日報》刊載。

8月5日，《德臣西報》刊出〈台灣戰事〉一條，聲稱消息來自報館的廈門特派記者。⁴²兩日後的《循環日報》透露該名特派記者實為陳言。⁴³陳言的報導說，他從香港出發，經水路兩日後到達廈門，正在當地等待水師提督的兵船接載到台灣。陳言又說，近日有傳清廷已於6月21日向日本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日軍百日內撤離，但日本要求中國賠贖軍費，方肯撤兵。另據聞日軍最近由琅璦開闢一條道路至台灣東面，沿途派有士兵駐守，似乎有心久戰。朝廷正加緊部署台灣及沿海的防務，措施包括：清廷將撥800,000元鋪設由台灣至廈門的電報線；台灣府已集結近萬名精兵，可以隨時開赴戰場；李鴻章計劃調派7,000-8,000名軍士赴台支援；廣東和漳州方面亦將調動5,000-6,000名士兵到台灣協防；廈門更在沿海炮台設置大炮，隨時可攻擊敵人戰艦。陳言重申，日本聲稱台灣不屬中國領土之說有違《萬國公法》，呼籲日本先處理國內亂事，不要對外妄動干戈。

陳言在廈門獲得的消息大致無訛，李鴻章於7月底已準備從徐州調派6,500名武毅銘軍前赴台灣，福州將軍文煜亦開始在福州和廈門加建炮台。⁴⁴陳言在廈門的報導吸引了其他報館注意，《申報》於8月13日節錄該段新聞，並稱消息來自「香港德臣西字報館近特派西友赴台報事」，⁴⁵顯然不知道這篇報導出自陳言親訪。

陳言在廈門停留期間，繼續將訪查報告發送至香港。《德臣西報》在8月10-12日間連續三天刊出陳言在廈門收集的消息。當中提到，李珍大從日本到達廈門後，被美國憲兵拘押至美國領事館接



《教會新報》1874年7月11日
轉錄《華字日報》洩露的清政府〈廷寄〉

福州寄來消息」。³⁸當日報紙同時刊載沈葆楨6月3日的奏摺，³⁹內容涉及沈氏防務台灣的整體策略，包括聯外交、儲利器、儲人材和通消息等。為增強海防力量，沈氏同時奏請清廷購賣兩艘鐵甲船。⁴⁰軍機處的〈廷寄〉展示清廷應對日軍侵台的立場及方針，沈葆楨的奏摺涵蓋具體的防務計劃，兩份文件連繫緊密。7月初，上海《教會新報》和《匯報》先後轉錄《華字日報》的〈廷寄〉全文，⁴¹令清廷的對台防務計劃公諸於世，震動北京官員。

本館主人由台灣七月初一日付來札云 前由廈門乘砲船抵臺郡由安平地方攏岸此地波浪懸懸直如山立板聲若松濤澎湃激湍最難於下錨輪船至此斷不敢偃熄爐火以備不虞其浪聲直聞於十二里許真有呼吸萬里之勢沿海岸邊俱淺水雖小舟亦不得泊須用竹排繫木桶於上則人坐桶中即有浪花噴入不致渾身皆濕也臺地潮濕污穢沿途臭氣逼人最甚者暗渠積於不通若無香水及呂宋烟幾至寸步不可行較之香港不啻有天淵之別付來信息均未得收須待鴻便方能遞到海龍火船不到台郡而到打狗二十餘日未接音聞恐曠日彌久仍不得竹報也日人之役才有新耗中國現在紛紛備辦軍器設使中國不得已與從事於兵革何難以一勁旅之師直搗日國聞我國朝廷已奉 欽准置辦鐵甲戰艦十艘而我官憲又欲與外國告貸三四千萬之多以裕兵餉而備軍械想朝廷自必允允也我國戰艦其精美牢固不遜於歐洲各國艦中大砲可以摧堅挫銳以揚武砲船論有砲十四尊每尊重七墩碼子重軍不計磅至百五十磅所有砲船之小砲均以大者易之即以中等之靜遠砲船而言有六十二個拋打大由尾入藥之格

《華字日報》1874年8月21日上有陳言在台灣對日軍侵台戰事的報導（藏於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受審訊。當地有傳聞，稱李珍大是被清廷官員設局引誘至廈門。陳言認為有關傳言未必屬實，但他相信美國領事會信守中美條約，不會支持日本侵犯中國主權。⁴⁶

陳言在廈門停留十天後，乘坐官方船隻赴台，並於8月12日登岸。8月20日的《華字日報》刊出〈本館主人郵寄消息〉說：

現在日兵屯駐於台者，我國官憲仍以懷柔之心，宣佈朝廷寬大恩德，故仍未與之兵刃相見，……邇來日人以是亦稍知我軍威，由此而振，特有退兵之意云。⁴⁷

陳言透露中國和日本軍隊並未接仗，但日軍已有撤退之意。他又提到，沈葆楨等到達台灣不久，便與生番頭目陳安生會面，實行「逐漸撫綏，庶不為彼族所劫持」，⁴⁸不讓日軍有機可乘。

8月21日，《華字日報》再刊載陳言從台灣寄來的消息說：「本館主人由台灣七月初一日（8月12日）付來札云，前由廈門乘砲船抵台郡，由安平地方攏岸，此地波浪甚惡，直豎如山」。陳言對安平的印象甚差，形容該處為一個恐怖的黑洞，市面街燈不足，地上溝渠處處，一不留心便會掉落坑渠。他每次出行，皆會燃起香煙，否則臭氣難當。陳言提到台灣戰事消息說，日軍方面未有動靜，中國則繼續增強軍力，他聞悉朝廷已批准購買十艘鐵甲戰艦，⁴⁹並打算向外國借貸30,000,000-40,000,000兩銀，用作充實軍力之用。據他的了解，中國戰艦的實力已不遜於歐洲各國，大炮艇的火力可以摧堅挫銳，小炮艇則以速度取勝。上海船局亦已建造好兩艘戰艦，其中一艘將會駛來台灣候命，不日可到。⁵⁰

由於現存《華字日報》在8-9月間佚缺甚多，相信以上報導僅是陳言在台灣的部分採訪紀錄，但已反映他在追求新聞質素上的進

取。他不滿足於翻譯或轉錄其他報章，盡力發掘第一手資料，將他能夠接觸的所有訊息，包括美國領事曉諭、清廷機密文件、廈門和台灣的見聞等，如實呈現讀者面前。

《華字日報》與《申報》對日軍侵台報導的比較

《申報》位處外國使館林立的上海，當地中外人員接觸頻繁，資訊流通，對採訪工作非常有利。該報涉及日軍侵台的報導詳盡全面，當時已被其他報章大量轉錄，日後更被輯錄成書，可見深受學界重視。⁵¹本節通過比較《華字日報》及《申報》的相關報導，審視兩者的新聞報導水平。

陳言在報導日本軍事行動上早着先機，1874年3月23日的《華字日報》已提到日本國內有關征伐韓國及出兵台灣的爭議，4月8日的報紙更揭示日本將派出15,000名士兵和三艘戰艦前赴台灣懲治生番的消息。反觀《申報》，1874年1-4月間對日本出兵之事報導不多。⁵²該報從4月14日開始，才認真關注事件。當日一則消息〈東洋來報〉提到，東洋元相（報導並無標示名字）於3月31日檄示水陸將軍出師台灣，並將派15,000名軍士及四艘軍艦參與行動，比《華字日報》的相同記載遲了六天。及後，《申報》陸續跟進日軍消息，包括4月16日刊載的〈論台灣征番事〉，17日的〈再論東洋將征台灣事〉，20日再轉錄4月8日《華字日報》關於日本出兵的報導等。⁵³《申報》4月16日的〈論台灣征番事〉一文說，日本進攻台灣，旨在緩解國內人民對韓國的積怨，《華字日報》早在3月23日及4月8日的報導已提及有關消息。由此而見，《申報》對日軍醞釀出兵的報導，不若《華字日報》的適時迅捷。

此外，陳言在跟進事件關鍵人物的消息上亦較優勝。5月2日

的《華字日報》已出現李珍大的新聞，指他是日軍侵台行動的主謀，4日再提到日皇授予李珍大佩劍榮譽，11日則揭露他被美國公使停職的消息。《申報》到5月15日才出現李珍大的報導，將他的名音譯為「勒納勒」，說他與日本內務大臣一同乘船回俄撒加城（即大阪），並無交代其背景底細。6月18日的報導改稱他為「李尚禮」，說他是「早授東洋官職」，原打算隨日軍前赴台灣，後為美國領事阻撓，未能出發。到7月22日，《申報》才正式介紹李珍大的背景，但又改稱他為「李央大」，說他是日軍侵台的主謀。⁵⁴《申報》編者可能搞不清楚李珍大的真正身份，以致在報導上使用不同譯名。

至於在採訪方面，《申報》於7月22日曾宣稱「專派友人赴台郡記錄各事」⁵⁵，當中提到日本兵船「春日」號泊於廈門，李珍大參與日軍行動，以及日軍在琅璦的兵力部署等。⁵⁶然而，《申報》在登錄該篇新聞後，再沒有出現類似的記載。與《申報》所謂「專派友人」記錄不同，《華字日報》由陳言親自到台灣採訪，並在行程中撰寫多篇報告，涉及清廷的軍事部署、軍艦戰力、軍隊調動以至與日軍交涉等消息，內容較《申報》全面。

《申報》編輯在獲得官方文件方面亦遜於陳言。6月2日，《申報》刊出〈台灣兵事已見公牘〉一文先說：「東洋臨兵台灣一節，先後本館列論至再，或採各路新聞日報，或得之電線音傳，而終未見官場公牘」。繼而稱報館最近才取得一份官府公牘，由李鶴年檄行下屬，然後轉達給上海日本領事公館，隨即節錄該份公牘內容。⁵⁷當時中外報館皆爭相搜尋官方文件，希望取得台灣戰事的第一手消息，但官府保密程序嚴謹，令報館無計可施。《申報》取得的公文不過是李鶴年所發，其重要性遠遜《華字日報》刊載的〈廷寄〉上諭。至於《申報》是得不到如〈廷寄〉此等機密資料，抑或編輯有所顧忌，不敢刊登，則不得而知。